

為新媒體注入古典精神

袁廣鳴

文／洪健元（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圖／作者提供

袁廣鳴目前在台北藝術大學的科技藝術研究所執教，本身對科技藝術在近年來的興盛與走向學院化有深刻的體認，當眾人用相同的工具製作出相似的科技藝術作品時，對此他提出說：「要從所謂的『前衛』那點，奮力往回走！」

尋找創作的理由

袁廣鳴（1965-）是國內少數幾位不斷針對科技媒材特性進行挑戰的藝術家之一，也使他在台灣這塊歷史尚屬淺薄的藝術類型上，佔據一個探勘者的地位。

袁廣鳴一開始所受的美術訓練來自學院科班的繪畫傳統，然而在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現為台北藝術大學）學習時期，就對油畫的媒材語彙在藝術史上幾乎已被開發殆盡的局面感到困窘，因此促使他運用新媒體進行創作，畢業後遂赴德深造，1997年以滿分成績獲得德國國立卡斯魯造型藝術學院的媒體藝術碩士學位，幾件投影裝置作品如〈盤中魚〉（1992）、〈難眠的理由〉（1998）等更在國內外頻頻受邀展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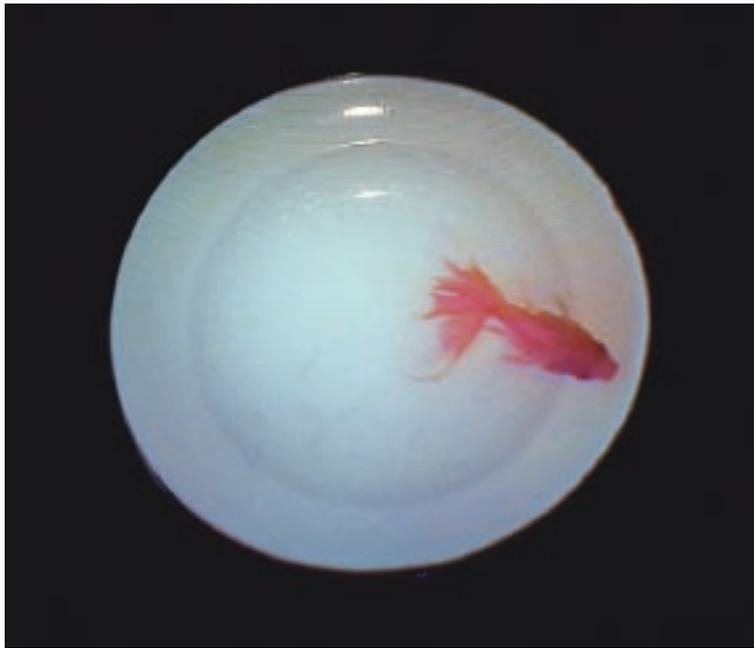


●袁廣鳴〈難眠的理由〉（1998）

雖然袁廣鳴從事科技媒體的創作至今幾近20年，然而作品的產量卻異常的少，除了這些作品往往需要耗費較長的工時之外，更大的原因則在於他對藝術形式力求突破的精神，若作品僅僅只是傳達看法，在形式語言上卻無法創新，他寧可放空自己，暫時停止創作的步伐，「除非摸索出新的語言，不然找不到創作的理由！」袁廣鳴如此說道。

對互動性與技術問題的省思

對袁廣鳴來說，創作意味著革新，並從中獲得啟發。在1999年所發表的互動錄像裝置〈飛〉，可看到一懸吊的電視螢幕上有隻鳥的錄像，電視在此被當作鳥籠，而鳥的影像可隨觀者搖晃電視移動，直到



●袁廣鳴〈盤中魚〉(1992)

擺幅過大，即轉為投影在牆上，向觀者飛來。這件作品曾讓他大傷腦筋，十個月的製作過程中，至少花了五個月以上的時間在解決互動的技術問題，不過也從這件作品上，使他深深反省技術與互動性的問題。

袁廣鳴認為，互動的本質來自遊戲，稍一不慎，便容易使藝術內容被擋在遊戲性之後。他觀察到，現今許多學生一窩瘋的製作互動作品，但很多都是「偽互動」，即「選單式的互動」、「被動的互動」，也就是作者在電腦程式或裝置上預設條件選單，觀者觸發某條件後便會對應到某種效果，然而當所有可被啟動的條件都被操作完後，觀眾往往會問「再來是什麼？」而忽略了作品原本所欲傳達的內容，他認為這樣的互動作品比繪畫更沒想像力、更死板，因為繪畫還留有各自解讀的空間，選單式的互動則可能使觀眾侷限在設定好的框架裡；袁廣鳴理想中的互動作品應該具有繁殖、延伸、茁壯、改變等特性，目前最符合如此需求的即是電腦的人工智慧，他自承這樣的科技已超出能力範圍，所以在掌握這項技術之前，並不會特別熱衷在互動作品上。

簡潔的形式、荒謬的意象、靜宓的氛圍

雖然袁廣鳴運用科技創作，並強調形式的創新，但實際上他重視的是內容如何被表達的問題，而非突顯作品的科技感，他認為作品的技術性應該呈現透明的狀態，讓觀者在直視內容時，忘卻技術的存在。由於他對科技始終保持著一份警覺、批判甚至帶點疏離的態度，也反應在近年來所策的展覽「C04—媒體痙攣」(2004)、「慢」(2006)等，從論述裡可以看到袁廣鳴特別關心科技媒體跨越距離限制的效能(如網際網路)、改變了人對現實時空經驗的議題，因此他在新媒體藝術的策展與創作上，反而著重作品之於身體感知、凝神靜思的層面。

袁廣鳴本身往往以擬真的手法傳達荒謬的意象，形式簡潔，不會看到太多複雜的裝置，亦不敘述過多的情節，如錄像投影裝置〈盤中魚〉，可見到一隻金魚栩栩如生地在盤裡游動，〈難眠的理由〉則是將割割、灼燒的互動影像投影在睡床上，從這些過往的作品可以看到，袁廣鳴刻意排除快節奏的元素，使作品呈現一種寧靜、幽邃的冷調氛圍。

2001年的個展「人間失格」，則是近年來袁廣鳴另一次備受矚目的展出，其中的攝影作品〈城市失格—白天的西門町〉可說是整個系列的基底。這件作品以大幅面的數位影像展出滅絕人跡的西門町市景，在感官上極具震撼效果。這空無一人的鬧區景象，實是以300多張照片在不作變造的情況下，透過影像處理軟體以圖層進行篩選、加疊所產生。

袁廣鳴談到當初作這件作品的動機：「錄像做太久，太熟悉這媒體的語言，想換個媒材。」但後來發現，這樣的剪輯方式，本質上仍是在做錄像，只是錄像是將一格格的靜態影像處理為動態，而「人間失格」系列卻是將具有時間延綿的影像抽取為一幅靜態影像。



●袁廣鳴〈城市失格—白天的西門町〉(2001)



●袁廣鳴〈飛〉(1999)

袁廣鳴雖喜用擬真的手法，但方式卻與數位虛擬的性質大不相同，反而更接近古典的繪畫、拼貼，甚至可說是土法煉鋼式的數位工程，袁廣鳴指出，這還是需要瞭解一些技術知識，才能欣賞他的作品在技術上的難處，比如說這樣大幅的影像作品，並非是以數位相機所攝，而是以掃描器將照片轉為數位檔，因為數位相機的影像品質且當時的硬體也難以處理如此龐大的影像檔，所以製作起來格外耗時；而在〈城市失格—西門町局部〉這件細探西門町無人街景細節的錄像作品上，實際是用Director軟體仿攝影機的游移視點，對「白天的西門町」這幅照片設定瀏覽的路徑，這是因為現有的攝影機攝錄的影像品質無法達到袁廣鳴的要求，一種可微觀凝視的撼人效果。

對科技與藝術創作的情懷

袁廣鳴的作品也隱隱透露著對現代化城市生活經驗的焦慮感，他自承對新媒體懷有矛盾的情結，畢竟數位科技幾乎覆蓋生活各個層面，難以擺脫對它的依賴，但它同時也對生活形成宰制。因此從袁廣鳴的創作中，不難發現他嘗試拆解科技原本運作的邏輯，活絡到藝術創作中，並藉由作品使觀者回過頭來省思現代化的生活處境。

除了創作外，袁廣鳴目前正在進行「台灣媒體藝術發展脈絡研究」（暫定）的計劃案，他感嘆道，從教學經驗上發現，學生對國外的媒體藝術家知之甚詳，比國內的還清楚，然而國內的媒體藝術史並非斷層，袁廣鳴說：「不往回看，如何往前走！」面對這無法回頭的科技進程，這句話恰是概括了他一直以來所秉持的創作初衷，即是從歷史的回溯中，探尋內容如何被新形式表達的可能。